


徐远林◎主编

新型军事指挥人才

智能要素论

★ 黄河出版社





新型军事指挥人才 智能要素论

主 编 徐远林

副主编 王志安 余 阳 袁志明

黄河出版社
2001年·济南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封面设计 张宪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智能要素论 / 徐远林主编. — 济南.

此书谨献给勇于投身军队
现代化建设和驾驭未来高技术
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当代军人



第二节	军事指挥人才具备洞察能力的特殊意义	(84)
第三节	洞察能力形成的条件	(91)
第四节	洞察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94)
第五章	巧妙的运筹能力	(101)
第一节	军事运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02)
第二节	军事运筹的基本特征	(105)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运筹能力体现的重点	(111)
第四节	现代战争对军事指挥人才运筹能力的 特殊要求	(114)
第六章	强大的凝聚能力	(119)
第一节	军事指挥人才强大凝聚力对军队建设的 重大影响	(119)
第二节	军事指挥人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基本 特征	(123)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凝聚力形成的根本基础	(129)
第七章	灵活的处置能力	(138)
第一节	灵活的处置能力在军事实践中的特殊 意义	(139)
第二节	灵活处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43)
第三节	灵活处置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47)
第四节	灵活处置对军事指挥人才的基本要求	(150)
第八章	快速的适应能力	(155)

第一节	快速适应能力的基本构成·····	(155)
第二节	具备快速适应能力的基本要求·····	(159)
第三节	提高快速适应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165)
第九章	高超的作战指挥能力 ·····	(169)
第一节	作战指挥能力的概念、实质及职能特征 ·····	(170)
第二节	军事指挥人才应具备的基本指挥素养 ·····	(177)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作战指挥能力的培养 途径·····	(186)
第十章	果断的决策能力 ·····	(196)
第一节	果断决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	(197)
第二节	果断决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 程序·····	(201)
第三节	果断决策对军事指挥人才的基本要求 ·····	(207)
第四节	提高果断决策能力的主要途径·····	(212)
第十一章	超强的预见能力 ·····	(217)
第一节	军事预见的特殊意义·····	(217)
第二节	军事预见的种类和基本特征·····	(220)
第三节	军事预见的客观基础·····	(226)
第四节	军事预见的主要方法·····	(229)
第五节	军事预见对军事指挥人才的特殊要求 ·····	(232)

第十二章	很强的交往能力 ·····	(237)
第一节	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	(237)
第二节	现代军事指挥人才应具备很强的交往能力·····	(244)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培养交往能力的基本方法和途径·····	(249)
第十三章	高明的协调能力 ·····	(257)
第一节	协调的一般概念·····	(257)
第二节	协调的原则、功能及艺术·····	(260)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在实际工作中的关系协调·····	(266)
第十四章	旺盛的创新能力 ·····	(285)
第一节	智战时代挑战军人创新能力·····	(285)
第二节	军事创新的作用机制·····	(289)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创新能力的开发·····	(301)
第十五章	高效的记忆力 ·····	(310)
第一节	记忆活动的运行机制·····	(310)
第二节	记忆力的地位和作用·····	(316)
第三节	军事指挥人才培养高效记忆力的基本方法·····	(322)
后记 ·····		(333)

第一章 导 论

江主席强调指出：面向 21 世纪，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历史任务，而培养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则尤为紧迫。当我们跨入新的世纪，准备创造新的辉煌时候，翻阅那卷帙浩繁的战争史册，领略那壮丽奇异、惊世骇俗的战争史诗，欣赏那纵横捭阖、安邦定国的恢宏战略，品味那云谲波诡、跌宕起伏的斗智斗谋场景之时，便会激起思想的骚动，引发出理性的泉涌。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场波澜壮阔的新军事革命浪潮正迎面而来。面对新潮巨浪，我们必须勇敢地迎接挑战。

战争历来是智能要素汇集的大舞台。智慧文明的时代，也是智战的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的两军争锋，不仅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能的竞赛，智能较量已经成为信息战的主旋律。中国古代兵家早就把“智”列为将帅“五德”的重要一项。产生于 2500 多年前的不朽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曾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成为军事人才必须具备五种素质的首要素质。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的高下，决定作战指挥能力的优劣，进而影响战争的成败。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造就一大批有能力驾

驭未来战争的智能高、素质全的新型军事指挥人才。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书着重就智能要素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第一节 智能要素的一般理论

一、智能是学识、智力和才能的综合体现

智能，是相对于体能、技能而言的，通常称智慧，指学习、记忆、思维、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智能包括学识、智力和才能三项内容，它的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知识是智能的基础，掌握知识是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前提；智力是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思考、分析、判断、推理、想象、综合等认识能力的总和，人的智力发展可以促进知识的掌握；才能是智能的具体体现，是在智力指导下，运用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和进行发明创造的本领。可见，智能是知识、智力和才能的统称，是各种素质的综合体现。

1. 渊博的学识是智能生成的客观基础。在自有战争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军事领域是知识最密集的领域，军事人才无论是平时领导军队建设，还是战时带兵打仗，都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知识为特征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得到迅猛发展，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知识投入为主的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知识高度密集的高科技大量运用于军事，使军事对抗的构成因素发生根本性转化。知识军事的到来，使单纯的军事对抗

让位于综合国力的对抗，这就必然导致军事领域与其他领域的互相交叉，军事手段与其他手段的综合运用。未来战场将是科学技术最为密集的区域，信息化战争早已不是几部兵书加机枪火炮所能应付的。一个合格的军事指挥人才应该是集文韬与武略、博古与通今、理论与实践于一身，其知识结构要实现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坚持“博、专、新”的素质标准。“博”就是必须兼备多学科、跨学科的宽厚的知识面，要熟悉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法律、哲学、历史等相关的知识，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专”就是精通本层级、本领域的军事专业知识和相关性专业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于工作指导和作战指挥。“新”就是能站在知识前沿，不断汲取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进而形成指导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新思路、新对策。高智能军事指挥人才必须依靠广博的知识来支撑。如果知识面过窄，知识基础浅薄，就无法驾驭现代战争。因此，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军人需要知识，军事指挥人才更需要全方位、高品位的科学文化知识。

2. 卓越的智力是智能生成的内在因素。智力是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既有先天遗传因素，又有后天的学习所得。智力的高低，给每个人造成了不同的生命状态和人生走势。智力是一个敏感话题，有承认智力有高低之分，有不承认这个说法，但人们在几千年无休止的争论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智力随着生命的诞生而诞生，随着生命的发展而发

展，智力在脑力劳动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中日益显示了它经天纬地的特殊力量。对智力影响最大的是环境，没有合适的环境，智力无用武之地。智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慧，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辨别、比较、记忆、思考、计算、说话、语言、理解和想象等各个方面，由于这些方面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参数不同，人就具有了不同的智慧类型。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有一定的智力水平，智力不是天才的专利，普通人身上的智力都以不同的形式的状态存在着，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之所以仍然普通，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能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只有使智力处于一种运行状态，智力才能具有实际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潜藏着独特的智慧，这种智慧就像金矿一样埋藏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命中，一个人能否有幸挖到这座金矿，其关键在于能不能脚踏实地地发挥自己的长处，经营自己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你认识到了自己的智慧的程度和指向，你就在人生道路上点亮了一盏明灯，照耀着自己该去做些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走上离成功最近的路途。所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即在于智力的功用。智力与智力相争相斗，则大智胜、全智胜、奇智胜、险智胜。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平庸的智力碰巧也能辨别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会暴露出来的。”因此，“即使是一个职位很低的指

挥官要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而且这种智力必须随着职位的提高而提高”。^①

3. 超群的才能是智能生成的具体体现。什么是才能？才能是指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本领，主要包括自学、表述、操作、组织管理、科学研究能力等等。才能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同的社会活动需要不同的能力，有多少种社会活动就有多少种能力。军事指挥人才的才能是其在军事领域中的能力，从宏观上讲，主要表现为治军、打仗的才能，即：和平时期主要是治军的才能，战争时期主要是指作战的才能。同时，才能又是一个人知识的活化和升华，是现代军事人才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志。才能的大小取决于知识渊博的程度，经验积累程度以及智力水平高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早就指出：“在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不断起着反应，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随时随地地定下必要的决心，因此，他们的知识必须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才能是以智力为中介，从知识和经验中转化而来的再生素质。

二、要素与系统要素分析法

所谓要素，是指构成系统的组成单元。要素是系统的基础和实际载体。系统如果离开了要素，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本。系统的组成单元具有以下特点：可分为不同

^① 《战争论》总参出版局 1964 年版，第 83、108 页。

的层次；越复杂的系统，其组成单元划分的层次越多；在一个特定系统内，要素之间相互独立，彼此外在，有着差异性；要素之间按一定比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结构；同一个要素在不同的物质系统中，其性质、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在一个可分为若干子系统的系统中，要素具有二重性，除了要素自身的地位与属性外，还同时具有子系统的地位与属性。现代系统分析是对传统分析扬弃的产物。它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层次的观点丰富了分析方法，形成崭新的系统分析。系统分析就是把认识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进行分析的方法。可以初步确定系统分析三种基本形式，即系统要素分析、系统动态分析、系统层次分析。在实际运用中，这几种系统分析方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以差异分析方法贯穿于其中。这里着重介绍系统要素分析法。

所谓系统要素分析，就是从系统观点出发，将所考察的对象放在它所实际隶属的系统，以及该系统所处的特定环境中，作为系统的要素（或子系统），在它和系统整体的联系中以及和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中进行分析的方法。在现代系统工程方法中，与系统综合相对而言的系统分析，则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新型分析方法。尽管二者用于分析事物的对象和基本手段不同，但其本质的特点是共同的，都是把特定对象作为系统的一个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放在系统整体的联系中，在它和其他要素的联系中进行分析，因而其方法论的实质与马克思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系统要素分析就是对这种分析方法进

行哲学概括的产物。它与孤立的实物分析相比，其基本区别在于：首先，孤立实物分析没有关于矛盾统一体的观念，分析它的组成和属性，可以孤立地进行；系统要素分析则离不开差异分析，在系统理论看来，差异就是系统，在系统中某一要素与系统整体的关系，该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都体现该要素所具有差异的关系。在任何复杂的系统中，多组差异之间又存在着各种主要差异与各种次要差异之间的支配和制约关系。如果不从差异整体上把握这些复杂关系，不能对特定差异和作为差异一方的要素在整个差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中肯的分析，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该要素。对于特定对象的认识，只有从该对象所隶属的系统出发，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的差异现象中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该对象的正确结论。在现代系统方法中差异分析方法不仅在系统与要素问题上，而且在结构与功能、有序与无序、动态与静态、原因与结果、内因与外因等问题上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其次，孤立实物分析是建立在机械论的整体与部分的范畴基础上的，在机械论观点看来，整体是各组成部分的机械总和，部分可以脱离整体而存在，并仍然保持事物的本来状态。系统要素分析对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解与此是根本对立的，它以系统与要素这对辩证范畴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整体与部分关系的陈腐理解，强调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诸要素所组成的具有特定性能的整体，要素则是系统整体性能制约下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系统与要素相互规定，互为前提。系统对于要素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系统是事物整体性的表

征，要素则受整体性的限制和规定。用分析方法认识客观对象，必须把对象置于更广泛的联手之中，以及与系统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分析，才能以要素所具有的特定规定性。再次，传统分析方法受形而上学的影响，把分析与综合截然分开，认为只有分析之后才能进行综合。与此相反，系统要素分析是分析与综合相互渗透、紧密相关。把传统分析与综合分析的程序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所遵循的路线是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由部分到整体，再由整体到部分。在其每一步骤上，综合都作为前提和指导而存在于整个过程中。列宁曾经认为，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结合，是辩证法的基本要素之一。系统要素分析中所展现出的这种分析与综合的关系，就充分体现了二者的辩证结合。由于在分析中，综合是作为前提和指导而出现的，这样系统整体性始终潜在地存在于分析过程中。虽然分析的结果是对于要素属性的认识，但系统对于要素的制约关系却并没有被抽象掉，要素同系统的联系，部分同整体的联系，在分析的结论中得到了体现的系统要素分析与孤立实物分析的以上三个基本区别表明，系统要素分析是一种辩证的分析方法。

三、智能要素的基本构成

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性的发展，表现出两大趋势：一是大量边缘和横向科学的出现。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博弈论、模型论、运筹学、耗散结构论、科学论等等，它们有的横跨于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有的渗透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有的

甚至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并伸展到自然和社会的许多领域，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二是技术综合的出现。当代许多浩大的工程和新技术，都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结果。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也突出地表现在军事科学技术上，军事科学技术高度综合性的特征，从多侧面影响着军队的建设与战略战术的发展。近年来，发达国家军队频繁调整编制，不断推出新的军事理论，不断探讨新的作战方法，就很说明问题。这种新的形势，要求军事人才必须有多层次的智能素质与之相适应。我军的人才培养，也必须把提高军人的智能素质作为重要内容。因此，要适应“打得赢”的需要，就必须认真研究新型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结构要素，以便更有成效地把提高智能素质作为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军事指挥人才智能素质的构成通常包括两个方面：

(一)从智力结构要素看，主要包括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判断力、超强的预见力、高效的记忆力、科学的思维能力等。一是敏锐的洞察力。即善于全面、正确、深入认识事物特点的能力。它较观察力有更高的层次和要求。军事指挥人才的洞察力有其特殊性：要细致、敏锐，能够见微知著，由小见大，察事件于未萌之时；要深刻、透彻，能够察明真伪，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要迅速、快捷，战时能够及时把握战机，平时能够抓住解决问题的机遇。二是果敢的判断力。它是准确断定事物的能力。军事指挥人才的判断力尤为重要。因为未来战场上受到各种条件的